

*KNEEL TO THE
RISING SUN
BY ERSKINE CALDWELL*

叢譯藝文美國美代現

下陽太的升上在跪

譯斯秋董 著等爾維德加



行發合聯知新·書讀·活生

KNEEL TO THE RISING SUN

BY JACQUES CHEN AND JOHN H. HARR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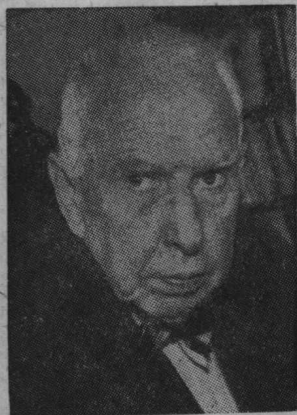
THE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下陽太陽上在跪

THE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THE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THEODORE DREISER

叢譯藝文國美代現

下陽太的升上在翬

譚斯秋董 著等爾維德加
行發合聯知新·書讀·活生

下陽太的升上在跪

著者 翻譯者 發行者 基本定價 出版期 印刷者

加德維爾等 董秋斯 生活·讀書·新知 上海聯合發行所 八元四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一九四九年七月滬初版 國光印書局 上海大沽路元三弄四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錄

跪在上升的太陽下	E · 加德維爾 (一)
星期六下午	E · 加德維爾 (三)
塔克爾的結局	E · 加德維爾 (四)
老阿伯的悲哀	E · 加德維爾 (五)
女兒	E · 加德維爾 (六)
凌遲	J · 斯坦倍克 (七)
小蛙	J · 斯坦倍克 (八)
約翰熊	J · 斯坦倍克 (九)
手	T · 德萊塞 (三)
毛奇	傑克·倫敦 (一五)

「呀！呀！呀！」

傑克·倫敦 (二六)

打手

E·海明威 (二七)

野鶴

H·加蘭德 (二八)

譯後記

(二九)

跪在上升的太陽下

E · 加德維爾

I

一個寒顫透過朗尼全身。他把手從他那瘦削的下額移開，記起了克倫說過的話，這記憶使他現時覺得，他站在阿契·甘諾德面前，讓他的臉被人看見，彷彿是在犯罪。

在那個下午，他和克倫同路去加油站，他當時對克倫說，他怎樣迫切地需要口糧。克倫停了一會兒，把一塊石頭從路上踢開，然後說，假如你替阿契·甘諾德作工久了，你的臉可以瘦得劈開你自己的棺材板。

朗尼轉過身來，坐在汽油唧筒旁的空箱子上，這時他不禁希望他能像克倫一樣不怕阿契·甘諾德。克倫雖然是一個黑人，在他需要東西喫時，他絕不遲疑地去要口糧；當他和他的家人所得不足數時，克倫一直去向阿契聲明。阿契忍受下來，不過他發誓說：一得到機會，他就要把克倫從那地方趕出去。

朗尼不待轉身便知道，克倫同兩三個別的黑人站在加油站的一端，並且在看他。不過爲了某種理由，他不能面對克倫的眼睛。

阿契·甘諾德站在陽光中，向靴筒上磨他的指刀。他一再看朗尼，那條臥在路中央等着朗尼回家的獵犬。

南子。

「那是你的狗吧，朗尼？」

朗尼嚇了一跳，手伸向下頷，遮起那會控訴阿契尅扣口糧的瘦臉。

阿契劈劈拍拍地搓手指，獵犬搖着尾巴站起來，等待招呼。

「阿契先生，我——」

阿契叫狗。狗開始伏地爬向他們，阿契的手指每響一次，它的尾巴搖得更快一點。當它相距幾呎時，它仰過來，四爪朝天躺在地上。

在加油站附近逗留的達德雷·斯密士和吉木·維濕爾笑了。他們方纔倚在牆上，這時挺起身子看阿契，要作什麼了。

阿契把更多的煙草汁吐在靴筒上，又磨了磨那把摺刀。

「不拘怎樣，那是一條什麼狗呵，朗尼？」阿契說道：「在我看來，這可能是一條捉狗呢。」

朗尼覺得出克倫·亨利的眼光鑽進他的後腦。假如阿契·甘諾德向克倫的狗搓手指，並且像這樣稱呼它，他不知道克倫會作什麼。

「它的尾巴在一隻狸狗或鳥狗未免太長了，是不是，阿契？」朗尼身後什麼人高聲笑着說道：

這時大家都笑了，連阿契也在內。他們看朗尼，等來聽他對阿契說什麼。

「這是一頭捉狗嗎，朗尼？」阿契又搓着手指說道。

「阿契先生，我——」

「假如他沒有作烏狗或狐狗的影子，你也不必爲了它害羞呵，朗尼，每個人住宅附近都要有一條狗，當你急需豬和兔子時，可以由他去捉呀。捉狗是一種很高尚的動物，我過去也曾以有一頭自豪呢。」

大家都笑了。

阿契·甘諾德就要去捉南子的尾巴了，朗尼坐起來，把頸子扭到他觸及加油站另一端的克倫·亨利的眼光。克倫帶着不含糊的意義看他，他那天下午說，替阿契作工的人都不應當忍受短少的口糧，他這時眼中含有說話時同一的神氣。朗尼低下頭，他想不出一個黑人怎能比他更勇敢。像這樣的時候是很多的，他肯犧牲他所有的一切來同他換一換位置呢。

「你這條狗的毛病，朗尼，是它的腳上太重了。替它減輕一點重量，使它變成捉狗，這辦法你不以爲很好嗎？」

這時朗尼記起克倫·亨利說過，假如阿契·甘諾德什麼時候割去他的狗的尾巴，他會作什麼。朗尼知道，克倫也知道，別人都知道，那就會把阿契所等待的機會給了他。他曾經說過，只要克倫略一侵犯他的地盤，或略一同他頂嘴，他便作其餘的一切。大家都知道阿契話中的意義，假如克倫不轉身而逃，那就更加顯然了。而克

倫在本地住了十五年，從來不曾逃避任何人呢。

當朗尼繫服克倫時，阿契伸手捉住南子的尾巴。南子好像以為阿契同它玩耍。它回過頭來舐阿契的手。他用刀柄敲它的鼻樑。

「這是一條很好玩的狗，朗尼，」阿契一面說，一面捉得更近尾巴根，「不過，像他這樣大的狗，特別當他要作捉狗時，它的尾巴就太長了。」

朗尼艱難地嚥唾沫。

「阿契先生，這是一條很好的追兔狗呵。我——」

「不要說啦，朗尼，」阿契一面說，一面在狗尾巴上磨刀刀，「我一生從來不曾見過一條需要這末長的尾巴來捉兔子的獵犬，在一條普普通通的捉狗，這尾巴是太長了。」

朗尼無望地看達德雷·斯密士和別的人們。他們都不肯作任何幫助。由他來阻止阿契是沒有用處的，因為阿契·甘諾德一旦決心要作一件事，他不肯受任何阻撓。朗尼知道，假如他略一表示忿怒或怨恨，阿契會在當晚日落以前把他趕出農場去。克倫·亨利是唯一肯幫助他的人，不過克倫……

加油站兩邊的白種人和黑種人都等來看朗尼要作什麼。他們大家都希望他會為他的狗鬭爭一番。假如任何人有阻止阿契割斷狗尾巴的勇氣，就不會有這種事了。不過，事實很顯然，阿契的佃戶之一的朗尼怕說話。

克倫·亨利可能那樣作；克倫是唯一可能去阻止阿契的人，即便引起糾紛，也在所不顧。他們都知道，阿契會堅持驅逐克倫出境，或用亂鎗打死他。

「我相信你沒有問題了，是不是，朗尼？」阿契說道。「我似乎未聽見任何反對。」

克倫·亨利向前走了幾步，然後停下來。

阿契看着朗尼的臉笑了，同時把南子扯起來。那條獵犬又痛又驚地叫起來，阿契下死力踢它，使它不能出聲。

朗尼退縮了。他不能忍心看任何人像那樣踢他的狗。

「阿契先生，我……」

他的喉嚨的收縮幾乎使他有一些時候不能出氣。他不得不張大嘴用力呼吸。他周圍的別的白種人都不出聲。沒有人喜歡看一條狗像那樣捱踢。

朗尼可以從眼角上看見加油站的另一端。他看見有幾個黑種人走到克倫後面，握住他的工人褲。克倫向張開的兩腳中間的地上吐唾沫，但他無意從他們手中掙脫。

「既然我不聽見反對，我相信割掉它是沒有問題了。」阿契一面說，一面吐唾沫。

朗尼的頭俯向前方，他只能看見南子的後腳。他原是來乞求一片醃豬肉和一點糖醬，或別的什麼。現時，不

拘家裏的人們餓得多末厲害，他不知道他能否有請求口糧的決心了。

「我總要先徵求同意，」阿契說道。「假如有人反對，我便不要冒冒失失地割一條尾巴。那是不對的，你老，那斷乎不是天公地道的。」

阿契把狗尾握緊，把刀刃放在離臀部兩三吋的地方。在那些旁觀者眼中，彷彿他嘴裏在分泌唾液，因為煙汁開始流下他的嘴角。他抬起手背來擦嘴。

一輛喧聲很大的汽車從紅色的深沙上開來。當它開過時，大家都抬起頭來，看車上是誰。

朗尼看了一眼，但他拾不起眼睛來。他的頭又垂下來。垂到他覺得他那瘦削的下頷刺進他的胸膛。他當時想知道阿契是否注意到他的臉是多末瘦。

「我在舍下養有兩三條捉狗，」阿契一面說，一面在狗尾巴上磨刀刃，彷彿那是一條磨刀皮帶。惹得圍攔他們的人們都露出笑容，「不過我斷乎看不出捉狗有長尾巴的道理。當我打發它們去捉一頭豬或一頭兔子來作晚餐時，長尾巴只能妨礙它們。」

一面用左手拉，一面用右手推，阿契·甘諾德割下那條狗尾巴來，割得那末快，那末容易，彷彿他在牧場上割一支趕牛回家的柳條軟鞭。尾巴一鬆開，那條狗便向前跳去，跳出阿契手伸得到的地方，開始嚎叫起來，叫得那末大聲，半哩以內都可以聽見了。南子停下一次，向後看阿契，隨即跳向路中央，一面跳躍，一面轉圈子。它不斷

地咬，不斷地咬它那流血的尾巴根。

阿契仰起身子，一隻手旋轉那條切斷的尾巴，一面向靴筒上擦擦刀刃。他看那在紅沙土中轉着圈子追自己的朗尼的狗。

當時大家都無話可說。朗尼盡可能不看他的狗的痛楚，也強迫自己不看克倫·亨利。隨後，他閉着眼睛想，他爲什麼這些年留在阿契·甘諾德的農場上，依短少的口糧爲生，不斷地瘦下去。他這時知道，克倫所說，阿契的佃戶們的臉會瘦得足以削自己的棺材板，這話是多末真實。當他摸到牙床骨時，他的手垂下來，露出雙頰的繩子。

像他這樣饑餓，他知道，即使阿契當時給他一些口糧，也斷乎不夠他們下一個星期喫。他的老婆海提已經餓壞了，還在田裏作工，他的父親馬可·牛桑，石磘了上二十年，總在問他，爲什麼家裏永遠沒有足夠的糧食，可以使他們結結實實地喫一頓。朗尼的頭更向前垂下一點，他覺得出他的眼睛變濕了。

他那瘦削的下頷壓在胸膛上，使他非常不舒服，他不得不終於抬起頭來，以減輕它的痛苦。

當他抬起頭來時，他首先看見的是阿契·甘諾德在左手裏轉南子的尾巴。阿契·甘諾德家中有滿滿一箱狗尾巴。自從有人記得起的時候起，他已經在割狗尾巴。在那許多年間，他已經收集了一大批，他是那末以此自豪，他把那個箱子鎖起來，把鑰匙用繩子懸在他的頸子上。在星期日下午，當傳教士造訪時，或當成羣的人在

前廊上偃臥講故事時，阿契便把這些東西陳列出來，從記憶中指名每一條尾巴，彷彿他在上面附有簽條一般。克倫·亨利已經離開加油站，獨自走向去農場的大路。克倫·亨利的住處在阿契的大房子下面一簇黑木屋中，他回去時必須經過朗尼的房子。朗尼正要起身離開，他看見阿契在看他。他不知阿契是他的瘦臉呢，還是看他是否站起來與克倫一同上路。

離開的念頭使他想起他來這裏的理由。在當晚晚餐前，他必得有一點口糧，不拘多末少。

「阿契先生，我……」

阿契瞪了他一會兒，好像他轉過身來聽一種先前不曾聽過的聲音。

朗尼閉起嘴來，想知道阿契是否要說一說他的樣子是怎樣瘦和怎樣餓。但阿契卻在想別的什麼。他一面用手拍他的腿，一面高聲笑起來。

「我有時希望黑人有尾巴，」阿契一面說，一面把南子的尾巴圍成一個球放進衣袋。「我與其割掉一堆狗尾巴，不如割掉一堆黑人的尾巴。理由之一是可割的就更多了。」

達德雷·斯密士和他們身後的什麼人發出短短的笑聲。笑聲的消沉與其發生同樣突然。

聽見阿契的話的黑人們，脚在沙子上移動，向後退卻。只消幾分鐘後，加油站附近沒有一個留下來。他們走上紅木屋後的大路，終於看不見了。

阿契站起來，欠伸了一下。太陽在下沈，十月的空氣中不再是適意的了。「得，我想我要回家去喫一點晚飯了，」他說道。

他緩緩地走到路中央，然後停下來看沿着溝子退卻的南子。

「沒有人與我同路嗎？」他問道。「你是什麼毛病，朗尼回家喫晚飯，是不是？」

「阿契先生，我……」

朗尼不覺跳起來，他本想討一點醃肉和糖醬，可能再討一點玉米麵；但當他張嘴時，話不肯出來。他向前走了幾步，然後搖起頭來。假如他說一個「不」字，他不知道阿契會說什麼或作什麼。

「海提會找你呢，」阿契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來走了。

他把手伸進褲後袋，拿出南子的尾巴來。當他走向通遠處大房子的大路時，他開始旋轉那條狗尾巴。

達德雷·斯密士走進加油站，別人也都走了。

在阿契已經走了幾百碼以後，朗尼沈重地坐在瓦斯唧筒旁的箱子上，當阿契對他說話時，他曾經從箱子上起來。他這時沈重地坐下，雙肩下垂，雙臂落在伸出的兩腿中間。

朗尼不知道他的眼睛閉了多末久，但當睜開時，他看見南子臥在他的兩腳中間，祇那被割斷的尾巴。當他看它時，他覺得他那鋒銳的下頷尖又刺進他的胸膛。不久他身後的門砰的一聲關起，一分鐘後他可以聽見達

德雷·斯密士離開加油站回家了。

II

朗尼時醒時睡地過了幾個鐘頭。他忽然清醒過來，海提又搖他了。他靠着臂肘欠起身子，想看穿室中的黑暗。他不知道那是什麼時候，但可以斷定離出太陽還有幾乎兩個鐘頭呢。

「朗尼，」海提又在寒冷的夜間空氣中顫抖着說道：「你爸不在屋子裏呢。」

朗尼在床上坐直。

「你怎知道他不在？」他說道。

「我自從上床後，一直睡不着，我聽見他走出去。他已經去了這末久了。」

「或許他不過出去一會兒，」朗尼一面說，一面轉過身來，想從臥室的窗子向外看。

「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朗尼，」海提堅持道：「你爸出去得太久了。」

他們兩個一聲不響地坐了幾分鐘，聽馬可·牛桑的動靜。

朗尼起來，點上一盞燈。哆哆嗦嗦穿上襯衫，工人椅，和鞋子。他把鞋帶結成死結，因為他在黯淡的燈光中看不清楚。窗子外幾乎是烏黑的，朗尼覺得出吹面的潮濕的十月風。

「看樣子我得去救他了。」海提一面說，一面掀開被，就要起床了。

朗尼走回床邊，把被扯回她身上，把她推回去。

「你想法睡一會兒吧，海提。」他說道：「你不能整夜不睡呀。我去找爸回來。」

他離開海提，吹熄燈，用手摸着牆，穿過黑的廳道，走向前廊去。當他到達前廊時，他依舊看不很遠，不過他的眼睛比較習慣於黑暗了。他等了幾分鐘，同時在仔細聽。

他摸下臺階，進入場院，走過屋角，在喊他父親以前，又停下來仔細聽。

「爸呀！」他高聲叫道：「爸呀！」

他停在窗子前，這時他知道他所作的是什麼了。

「我在這裏喊是一樁蠢事。」他責罵自己道：「爸連打雷也聽不見哪。」

他聽見床上的沙沙聲。

「他去的時間足夠他到十字路口，或者還要遠呢。」海提隔着窗子喊道。

「你躺下想法睡一會兒吧，海提。」朗尼吩咐她道：「我就要把他找回來了。」

他可以聽見南子在屋子下面搔跳蚤，不過他知道它不能幫助他找馬。可它要過好幾天纔能從失去尾巴的震驚中恢復過來呢。